

青照堂叢書次編

懿畜編二



07183

青照堂叢書

朝劉學寵

孫支翰

訂重懿畜編下

邑

李元春

男來瀚

于少保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舉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為傾聽顧佐為都御史侍寮屬甚嚴獨下謙以為才勝已也扈蹕樂安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斬蘄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出按江西雪冤囚數百疏奏陝西諸處官校為民害詔遣御史捕之帝知謙可大任會增設各部右侍郎為直省巡撫乃手書謙名授吏部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至官輕騎徧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即具疏言之一歲凡數上小有水旱輒上聞正統六年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以每歲三月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先菽秫次黍麥次稻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州縣吏秩滿當遷預備糧有未足不聽離任仍令風憲官以時稽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

八一

察詔行之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謙合厚築隄障計里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並令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盡奪鎮將私墾田爲官屯以資邊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匿在官九年遷左侍郎食二品俸初三楊在政府雅重謙謙所奏朝上夕報可皆三楊主持而謙每議事京師空橐以入諸權貴人不能無望及是三楊已前卒太監王振方用事適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振謙入朝薦參政王來孫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

二

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已而振知其誤得釋左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復命謙巡撫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發河南懷慶二府積粟以振又奏令布政使年富安集其衆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前後在任十九年丁內外艱皆令歸治喪旋起復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也先大人寇王振挾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極

國家正類公
耳王直一言
鑿之

諫不聽桀從治兵留謙理部事及駕陷土木京師大
震衆莫知所爲郟王監國命羣臣議戰守侍講徐理
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
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
王是其言守議乃定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
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謙請王檄取
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
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以次經畫部署人心稍
安卽遷本部尚書郟王方攝朝廷臣請族誅王振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振黨馬順者輒叱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
隨之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謙排衆直前
掖王止且啟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
袍袖爲之盡裂退出左掖門吏部尙書王直執謙手
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當是時
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初大
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請皇太后立郟王王
驚謝至再謙颺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王乃
受命九月景帝立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

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
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
遣都督孫鐘衛穎張軌張儀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
列營郭外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參之徙附郭居
民入城通州積糧合官軍自詣關支以贏米爲之直
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輓者宜用爲巡撫武臣如石
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爲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
不効則治臣罪帝深納之十月敕謙提督各營軍馬
而也先挾上皇破紫荆關直入窺京師石亨議歛兵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欽定四庫全書

四

此等部署石
亨等不能也

敵彰義門北禽其長一人帝喜令謙選精兵屯教塲
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理軍務初也
先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
叛闖喜寧嗾使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復邀
謙及王直胡濙等出議帝不許也先氣益沮庚申寇
窺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敵以萬騎
來薄副總兵范廣發火器伏起齊擊之也先弟孛羅
平章卯那孩中礮死寇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鍾禦之
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總兵武興擊寇彰義門與都
督王敬挫其前鋒寇且却而內官數百騎欲爭功躍
馬競前陣亂輿被流矢死寇逐至土城居民升屋號
呼投磚石擊寇譁聲動天王竝及福壽援至寇乃却
相持五日也先邀請旣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可得
志又聞勤王師且至恐斷其歸路遂擁上皇由良鄉
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論功加謙少保總督
軍務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
辭不允乃益兵守真保涿易諸府州請以大臣鎮山
西防寇南侵景泰元年三月總兵朱謙奏敵二萬攻

圍萬全救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寇退謙請卽駐
兵居庸寇來則出關剿殺退則就糧京師大同叅將
許貴奏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講和謙曰前
遣指揮李鐸岳謙往而也先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
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况我與彼
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
之則坐傲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爲介胄臣而
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人
人主戰守無敢言講和者初也先多所要挾皆以喜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六

六

寧爲謀主謙密合大同鎮將禽寧戮之又計授王偉
誘誅間者小田兒且因謀用間請特釋忠勇伯把台
家許以封爵使陰圖之也先始有歸上皇意遣使通
欵京師稍解嚴謙上言南京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多
流民設遇歲荒嘯聚可虞乞敕內外守備及各巡撫
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召還所遣召募文武官及鎮守
中官在內地者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
見中國無覺滋欲乞和使者頻至請歸上皇大臣王
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

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
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
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皇以歸謙
力也上皇既歸瓦剌復請朝貢先是貢使不過百人
正統十三年至三千餘賞賚不饜遂入寇及是又遣
使三千來朝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
宴之因言和議難恃條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
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京兵分隸五
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請擇精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

七

十五萬分十營團操團營之制自此始具兵志中瓦
剌入貢每攜故所掠人口至謙必奏酬其使前後贖
還累數百人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衆也先
入寇多爲內應謙謀散遣之因西南用兵每有征行
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內患以息楊
洪自獨石入衛八城悉以委寇謙使都督孫安以輕
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
州苗未平何文淵議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鎮之
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謙以上皇雖還國

恥未雪會也先與脫脫不花構請乘間大發兵身往討之以復前仇除邊患帝不許謙之爲兵部也也先勢方張而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湖廣貴州廣西猺獞苗獠所至蜂起前後征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勲臣宿將小不中律卽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畧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雖歸口不言功東宮旣易命兼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欽定四庫全書

八

官僚者支二俸諸臣皆辭謙獨辭至再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西華門辭曰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錠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者嘗遣使往真定河間采野菜直沽造乾魚謙一言卽止用一人必密訪謙謙具實對無所隱不避嫌怨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而用弗如謙者亦往往嫉之比寇初退都御史羅通卽劾謙上功簿不實御史顧瞻言謙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謙據祖制折

致身之義如
此非過激也

之戶部尙書金濂亦疏爭而言者拮據不已諸御史
以深文彈劾者屢矣賴景帝破衆議用之得以盡所
設施謙性故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
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與大臣勲舊貴戚意頗輕之
憤者益衆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實以是得還不
快也徐理以議南遷爲謙所斥至是改名有貞稍稍
進用嘗切齒謙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
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德勝之捷亨功不
加謙而得世侯內媿乃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辭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制 九

允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
不問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
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倖決不敢以子濫
功亨復大恚都督張軌以征苗失律爲謙所劾與內
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謙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與吉
祥有貞等既迎上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卽執謙與大
學士王文下獄誣謙等與黃珌構邪議更立東宮又
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亨等
主其議喉言官上之都御史蕭惟禎定讞坐以謀逆

處極刑文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
奏上英宗尙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
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丙戌改元天順丁亥棄謙
市籍其家家戍邊遂溪教諭吾豫言謙罪當族謙所
薦舉諸文武大臣並應誅部議持之而止千戶白琦
又請榜其罪鏤板示天下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
爲口實謙自值也先之變誓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
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景帝遣典安舒良更番往
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醯菜畢備又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諭畜編
十

幸萬歲山伐竹取漚以賜或言寵謙太過興守等曰
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卽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
此人及籍沒家無餘資獨正室鐫鑰甚固啟視則上
賜蟒衣劍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寃之指揮朶
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酌謙死所慟哭吉祥怒
扶之明日復酌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遠感謙忠義收
遺骸殯之踰年歸葬杭州遠六合人故舉將才出李
時勉門下者也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曰
英宗亦悔之謙旣死而亨黨陳汝言代爲兵部尙書

未一年敗賊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被
遇景泰朝死無餘資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對
俄有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
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爲默然是年有貞爲亨所中成
金齒又數年亨亦下獄死吉祥謀反族誅謙事白成
化初冕赦歸上疏訟寃得復官賜祭諡曰當國家之
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爲權奸所並嫉
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弘
治二年用給事中孫需言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補
士
傅謚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歷
中改謚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祠不絕

彭太師時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明年郕王監國合同商輅入閣預機務聞繼母憂力
辭不允乃拜命釋褐踰年叅大政前此未有也尋進
侍讀景泰元年以兵事稍息得請終制然由此忤旨
服除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易儲遷左春坊大
學士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俱兼侍讀天順元

年徐有貞旣得罪岳正許彬相繼罷帝坐文華殿召見時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明日仍命入閣兼翰林院學士閣臣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爲帝所親擢者唯時與正二人而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亦服其諒直曰彭公真君子也慈壽皇太后上尊號詔告天下時欲推恩賢謂一年不宜再赦時曰非赦也宜行優老典朝臣父母七十與誥數百姓八十給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賢稱善卽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

七

奏行之帝愛時風度選庶吉士命賢盡用北人南人必若時者方可賢以語時俄中官牛玉宣旨時謂玉曰南士出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已選十五人南六人與焉門達構賢帝惑之曰去賢行專用時矣或傳其語時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賢去時不得獨留語聞帝意乃解帝大漸口占遺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嬪御殉葬凡四事付閣臣潤色時讀竟涕下悲愴不自勝中官復命帝亦爲隕涕憲宗卽位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錢

后久病不當稱太后而貴妃帝所生母宜獨上尊號
賢曰遺詔已定何事多言時曰李公言是也朝廷所
以服天下在正綱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少頃之中官
復傳貴妃旨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賢色變目時時曰今日事與
宣德間不同胡后表讓位退居別宮故在正統初不
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爲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
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若人臣阿意順
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厲聲怵以危語時拱手向天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
三

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錢皇后無子何
所規利而爲之爭臣義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耳
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言之議遂
定及將上寶冊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太后宜加
兩字以便稱謂乃尊爲慈懿皇太后貴妃爲皇太后
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
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悞大事時閣臣陳文默
無語間包言甚愧禮成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同知
經筵成化改元進兵部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秋乞歸

省三年二月詔趣還朝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兼
文淵閣大學士四年慈懿太后崩詔議山陵時及商
輅劉定之言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陛下尊爲太
后詔示天下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盡母子之愛於
義俱得今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不易之禮
比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懷疑懼竊謂皇上所以遲
疑者必以今皇太后萬壽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
后並配非祖宗制考之於古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
后而呂后仍祔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
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
貽譏來葉於是諸大臣相繼言之帝猶重違太后意
時偕朝臣伏文華門泣請帝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
議羣見三台時等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
尤爲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維熊無兆必
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
恩愛爲宗社大計時帝專寵萬貴妃妃年已近四十
時故云然又言大臣黜陟宜斷自宸衷或集群臣僉
議不可悉委臣下使大權旁落帝雖不能從而心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

西

其忠都御史項忠討滿四不利朝議命撫寧侯朱永將京軍往赴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時惡其張大且度軍不無行第令整裝待會忠馳奏已圍賊石城帝遣中官懷恩黃賜偕兵部尚書白圭程信等至閣議時曰賊四出攻剽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甚固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師度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決矣信忿出危言曰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危之間時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一

五

見曰觀忠疏曲折知其能若聞別遣禁軍將退避不敢任賊不可知矣時惟商輅然其言至冬賊果平人乃大服改吏部尚書五年得疾在告踰三月帝趣赴閣視事免朝叅是冬無雪疏言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掊尅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漁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優詔褒納畿輔山東河南早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賠課馬京師米貴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並從之時以舊臣見倚重遇事爭執無所避而是時帝怠於政大臣希得見萬安同

在閣結中貴戚晚上下壅隔時頗懷憂七年疾復作
乞致仕帝慰留之不得去冬彗復見時言政本七事
一毋惑佛事糜金錢二傳旨專委司禮監毋合他人
以防詐僞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幸賜予太多工
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徙者法不蔽罪宜戒淫刑僭
賞五虛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廷臣毋依違凡政令
失當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草地減退勢要莊田皆
切中時弊寧晉伯劉聚爲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且
乞祠額禮部執故事却之帝特賜額曰褒功命內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五編下

六

擬封謚時等言卽予永誠將來守邊內臣皆援此陳
乞是變祖宗法自今日始或言朱童賈封王時曰貫
封王在徽宗末年豈盛世事耶乃寢時每因災變上
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阻隔悒悒不得志五年以後
凡七在告帝輒命醫就視數遣內臣賜資十一年正
月以秩滿進少保踰月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
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公退未嘗以政
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人知燕居無惰容服御儉
約無聲樂之奉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商太傅輅

商輅字弼載淳安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
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除修
撰尋與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丰姿瓌偉帝親簡
爲展書官邴王監國以陳循高穀薦入內閣叅機務
徐理倡南遷議輅力沮之其冬進侍讀景泰元年遣
迎上皇於居庸進學士三年錦衣指揮盧忠合校尉
上變告上皇與少監阮溈內使王瑤圖復位帝震怒
捕二人下詔獄窮治之忠筮於術者同寅寅以大義
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輅
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
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降爲事官
立功殺瑤錮溈於獄事得不竟太子旣易進兵部左
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如故賜第南薰里塞上腴田久
爲勢豪侵據輅請覈還之軍開封鳳陽諸府饑民流
濟寧臨清間爲有司驅逐輅憂其爲變請招墾畿內
八府閒田給糧種民皆有所歸鍾同章綸卜獄輅力
拯得無死寰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卿景帝不豫羣臣

請建東宮不許將繼奏輅援筆曰陛下宜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聞者感動以日暮奏未入而是夜石亨輩已迎復上皇明日王文于謙等被收召輅與高穀入便殿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毋別具條欵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輩不悅諷言官劾輅朋奸下之獄輅上書自懇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中官與安稍解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輩創議南遷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意漸釋乃斥爲民然帝每獨念輅朕所取士嘗與姚夔侍東宮不忍棄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帝編下

六

之以忌舊竟不復用成化三年二月召至京命以故官入閣輅疏辭帝曰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辭首陳勤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號廣造士法凡八事帝嘉納之其言納諫也請召復元年以後建言被斥者於是羅倫孔公恂等悉復官明年彗星見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劾不職大臣並及輅御史林誠詆輅曾與易儲不宜用帝不聽輅因求罷帝怒命廷鞫諸言者欲加重譴輅曰臣嘗請優容言者今論臣反責之如公論何帝悅旻等各予杖復職尋

進兵部尚書久之進戶部宋元通鑑綱目成改兼文淵閣大學士皇太子立加太子少保進吏部尚書十三年進謹身殿大學士輅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決大議毅然莫能奪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帝欲徙民塞外輅曰天子以天下爲家安用皇莊爲事遂寢乾清宮門災工部請採木川湖輅言宜少緩以存警畏從之悼恭太子薨帝以繼嗣爲憂紀妃生皇子六歲矣左右畏萬貴妃莫敢言久之乃聞於帝帝大喜欲宣示外廷遣中官至內閣諭意輅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九

敕禮部擬上皇子名於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卽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御文華殿皇子侍召見輅及諸閣臣輅頓首曰陛下踐祚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卽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領之是冬遂立皇子爲皇太子初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輅恐有他患難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於貴妃宗社幸甚

由是紀如遷永壽宮踰月妃病篤輅請曰如有不諱
禮宜從厚且請命司禮監奉皇子過妃宮問視及製
衰服行禮帝皆是之帝將復邸王位號下廷議輅極
言王有社稷功位號當復帝意遂決帝建玉皇閣於
宮北命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輅等爭罷之黑眚見
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
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慮囚省寃獄
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
帝優詔褒納中官汪直之督西廠也數興大獄輅率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蘇齋編下

三

同官條直十一罪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
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顛刑殺擅作威
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撻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
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遼臬刺事激成
可爲懲鑒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
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瓦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
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
恩傳旨詰責厲甚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

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
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
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萬安劉珣劉吉等俱對引義
慷慨恩等屈服輅顧同列謝曰諸公皆爲國如此輅
復何憂會九卿項忠等亦劾直是日遂罷西廠直雖
不視廠事寵幸如故譖輅管納指揮楊粦賄欲脫其
罪輅不自安而御史戴縉復頌直功請復西廠輅遂
力求去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輅既去士大夫益俛
首事直無敢與抗者矣錢溥嘗以不遷官作禿婦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三

不較詆已者
所以能指貴
妃之路

以譏輅高瑤請復景帝位號黎淳疏駁極詆輅輅皆
不爲較待之如平時萬貴妃重輅名出父像屬爲贊
遺金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妃意輅曰非上命不
敢承也貴妃不悅輅終不顧其和而有執如此及謝
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
未嘗見公筆下妾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
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
諡文毅子良臣成化初進士官翰林侍講

王太保朝

王翺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初會試貢士於行
在帝時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翺兩試皆上第
大喜特召賜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左遷行
人宣德元年以楊士奇薦擢御史時官更有罪不問
重輕許運磚還職翺請犯賊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
以懲貪黷帝從之五年巡按四川松潘蠻竊發都督
陳懷駐成都相去八百餘里不能制翺上便宜五事
請移懷松潘而松茂軍糧於農隙齊力起運護以官
軍毋專累百姓致被劫掠吏不給由爲民蠹令自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毋隱州縣土司徧設社學會川銀場歲運米八千餘
石給軍往返勞費請令有罪者納粟自贖詔所司議
詳運糧事而遷蠹吏北京餘悉允行英宗卽位廷議
遣文武大臣出鎮守擢翺右僉都御史偕都督武興
鎮江西懲貪抑奸吏民畏愛正統二年召還院四年
處州賊流劫廣信命翺往捕盡俘以還是年冬松潘
都指揮趙諒誘執國師商巴掠其財與同官趙德誣
以叛其弟小商巴怒聚衆剽掠命翺及都督李安軍
二萬征之而巡按御史白其枉詔審機進止翺至出

商巴於獄遣人招其弟撫定餘黨而劾誅諒戍得復
商巴國師松潘遂平六年代陳鑑鎮陝西軍民之借
糧不能償者覈免之七年冬提督遼東軍務翱以軍
命久弛寇至將士不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
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五里爲堡十里
爲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餼寡軍民大悅又以邊
塞孤遠軍餉匱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
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以饒八年以九載滿進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三

副都御史指揮孫璟鞭殺戍卒其妻女哭之亦死他
卒訴璟殺一家三人翱曰卒死法妻死夫死父非
殺也命璟償其家葬殮費璟感激後參將遼東追敵
三百里事李秉爲名將十二年與總兵曹義等出塞
擊兀良哈禽斬百餘人獲畜產四千六百進右都御
史十四年諸將破敵廣平山進左脫脫不花大舉犯
廣寧翱方閱兵寇猝至衆潰翱入城自保或謂城不
可守翱手劍曰敢言棄城者斬寇退坐停俸半載景
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易儲加太子太保濬梧蓑亂總

代議足爲老
臣法然非得
其人不可

可法

兵董典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謙請以翁信陳旺易之
而特遣一大臣督軍務乃以命翱兩廣有總督自翱
始翱至鎮將吏讐服推誠撫諭徭人嚮化部內無事
明年召入爲吏部尚書初何文淵協王直掌銓多私
爲言官攻去翱代一循成憲天順改元直致仕翱始
專部事石亨欲去翱翱乞休已得請李賢力爭乃留
及賢爲亨所逐亦以翱言留兩人相得歡甚帝每用
人必咨賢賢以推翱以是翱得行其志帝眷翱厚時
召對便殿稱先生不名而翱年幾八十多忘嘗令郎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音
設論隨入帝問故翱頓首曰臣老矣所聆聖諭恐遺
悞合此郎代識之其人誠謹可信也帝喜吏部主事
曹恂已遷江西參議遇疾還翱以聞命以主事回籍
恂怒伺翱入朝摔翱胸摑其面大聲詬詈事聞下詔
獄翱具言恂實病得斥歸時服其量五年加太子少
保成化元年進太子太保雨雪免朝參屢疏乞歸輒
慰留數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致仕未出都卒年
八十有四贈太保諡忠肅翱在銓部謝絕請謁公餘
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每引選

不如終却之

此妾亦難得

或值召對侍郎代選歸雖暮必至署閱所選惟恐有不當也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自奉儉素景帝知其貧爲治第鹽山孫以廕入太學不使應舉曰勿妨寒士路壻賈傑官近畿翱夫人數迎女傑恚曰若翁典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請翱怒推案擊夫人傷面傑卒不得調其自遼東還朝也中官同事者重翱盡明珠數顆翱固辭其人曰此先朝賜也公得毋以賊卻我乎不得已納而藏焉中官死召其從子還之爲都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之編下

五

御史時夫人爲娶一妾逾半歲語翱翱怒曰汝何破我家法卽曰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嫁他人者翱卒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人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然性頗執嘗有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及山林隱逸士至者率下部試翱黜落百不取一二性不喜南士英宗嘗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晚年徇中官郭聰囑爲都御史李秉所劾翱自引伏蓋

不無小損云子孫世官錦衣千戶

王少保竑

此真豪邁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坐事戍河州遂著籍竑登正統四年進士十一年授戶科給事中豪邁負氣節正色敢言英宗北狩邸王攝朝午門羣臣劾王振誤國罪讀彈文未起王使出待命衆皆伏地哭請族振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厲聲叱言者去竑憤怒奮臂起捽順髮呼曰若曹奸黨罪當誅今尚敢爾且罵且齧其面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王恐遽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裔編下

三

起入竑率羣臣隨王後王使中官金英問所欲言曰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寘諸法王命出二人衆又捶殺之血漬廷陛當是時竑名震天下王亦以是深重竑且召諸言官慰諭甚至王卽帝位也先犯京師命竑與王通楊善守禦京城擢右僉都御史督毛福壽高禮軍寇退詔偕都指揮夏忠等鎮守居庸竑至簡士馬繕阨塞劾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景泰元年四月浙江鎮守中官李德上言馬順等有罪當請命行誅諸臣乃敢擅殺非有內官擁護危矣是皆犯

說得正

闕賊臣不宜用章下廷議于謙等奏曰上皇蒙塵禍
由賊振順等實振腹心陛下監國羣臣共請行戮而
順猶敢呵叱是以在廷文武及宿衛軍士忠憤激發
不暇顧忌捶死三人此正春秋誅亂賊之大義也向
使乘輿播遷奸黨猶在國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
爲不足問帝曰誅亂臣所以安衆志廷臣忠義朕已
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八月竑以疾還朝尋命同
都督僉事徐恭督漕運迨通州至徐州運河明年尚
寶司檢順牙牌不得順子請責之竑帝許焉諸諫官
言順黨奸罪重廷臣共除之違問牙牌且非竑一人
事若責之竑忠臣懼矣乃寢前旨是年冬耿九疇召
還敕竑兼巡撫淮揚廬三府徐和二州又命兼理兩
淮鹽課四年正月以災傷疊見方春盛寒上言請敕
責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斂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
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陛下益近親儒臣
講道論德進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且引罪乞罷帝
納其言遂下詔修省求直言先是鳳陽淮安徐州大
水道壅相望竑上疏奏不待報聞倉振之至是山東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音編下

七

河南饑民就食者至廩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有
餘積茲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茲往告曰民且夕
且爲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
中官憚茲威名不得已從之茲乃自劾專擅罪因言
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於被災所入
粟自贖帝復命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便宜茲乃
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
米全活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
石給饑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
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
者給藥死者具禮所鬻子女贖還之歸者予道里費
人忘其饑頌聲大作初帝聞淮鳳饑憂甚及得茲發
廣運倉自劬疏喜曰賢哉都御史活我民矣尚書金
濂大學士陳循等皆稱茲功是年十月就進左副都
御史時濟寧亦饑帝遣尚書沈翼齎帑金三萬兩往
振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茲劾翼奉使無狀
請仍易米備振從之明年二月上言比年饑饉薦臻
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雪深數尺淮河抵海冰凍四

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强者肆劫效衣食路絕流離載途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爲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寃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稅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於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下修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完

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敕內外臣工同加修省六年霍山民趙玉山自稱宋裔以妖術惑衆爲亂竝捕獲之先後劾治貪濁吏革糧長之蠹民者民大稱便英宗復辟革巡撫官改竝浙江參政數日石亨張軌追論竝擊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帝於宮中得竝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

命遣官送歸田里敕有司善視之天順五年李來寇
莊浪都督馮宗等出討用李賢薦起茲故官與兵部
侍郎白圭參贊軍務明年正月茲與宗擊退李來於
紅崖子川圭等還茲仍留鎮至冬乃召還明年春復
令督漕撫淮揚准人聞茲再至歡呼迎拜數百里不
絕憲宗卽位給事中蕭斌御史呂洪等共薦茲及宣
府巡撫李秉堪大用下廷議尚書王翱大學士李賢
請從其言帝曰古人君夢卜求賢今獨不能從輿論
所與乎卽召茲爲兵部尚書秉爲左都御史命下朝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三

野相慶時將用兵兩廣茲舉韓雍爲總督雍新得罪
衆難之茲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有罪不當用茲非
罪廢者耶卒用雍茲條上進剿事宜且言將帥征討
毋得奏攜私人妄冒首功又請復京營舊額禁勢家
豪帥擅役禁軍於是命茲同給事中御史六人簡閱
十二營軍士茲以擇兵不若擇將共奏罷營職八十
餘人而慎簡材武補之兵部清理貼黃缺官茲偕諸
大臣舉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爲李賢所沮竟出
二人於外并罷會舉例茲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卽

故舊可遊宴
他不可

引疾求退帝方嚮用茲優詔慰留日遣醫視疾茲請
益切九月命致仕去茲爲尚書一年謝病者四月人
以未竟其用爲惜旣去中外薦章百十上並報寢初
茲號其室曰憇庵旣歸改曰休庵杜門謝客鄉人希
得見時李秉亦罷歸日出入里閭與故舊談笑遊燕
茲聞之曰大臣何可不養重自愛秉聞之亦笑曰所
謂大臣豈以立異鄉曲尚矯激爲賢哉時兩稱之茲
居家二十年卯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五正德間
贈太子少保謚莊毅准人立祠祀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三

舒修撰芬

崔桐馬汝驥附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鴈賦於知府祝瀚
遂知名正德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時武宗數
微行畋遊無度其明年孝貞皇后崩甫踰月欲幸宣
府託言往視山陵罷浴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
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戮疚也且自古
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
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羸
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孝貞山陵

畢迎主耐廟自長安門入芬又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耐廟之父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做告陛下也陛下宜卽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遂乞歸養不許又明年三月帝議南巡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人情惶懼言官伏闕諫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

三

忤旨被責讓芬憂之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諾芬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及應軫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烏驚

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
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
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
陛下將北嚮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
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尚有事堪
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濞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
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
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
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詒齋編下

三

而出尚敢輕騎慢遊哉疏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
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上沽直名芬
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
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
乎明日遂偕諸曹連疏入帝大怒命跪闕下五日期
滿復杖之三十芬創甚幾斃昇至翰林院中學院者
懼得罪命擯出之芬曰吾官此卽死此耳竟謫福建
市舶副提舉裏創就道世宗卽位召復故官嘉靖三
年春昭聖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芬言前者與

忠孝狀元四
字不愧

范徵君以先
生入理學備

考亦自不愧

國太后命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
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
三月時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及張聰
桂萼方獻夫驟擢學士芬及同官楊維聰編修王思
羞與同列拜疏乞罷未幾復偕同官楊慎等伏左順
門哭爭帝怒下獄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喪歸卒於
家年四十四世稱忠孝狀元芬丰神玉立負氣峻厲
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計過自訟以倡明絕學爲已
任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文律歷而尤精於周禮嘗
請照堂叢書
次編 諸音編下
語

曰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也賈氏謂儀禮
爲本周禮爲末妄矣朱子不加是正何也疾革其子
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學者稱梓溪先生
萬歷中追謚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
踰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謫地與官又
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崔桐字來鳳海門人
鄉試第一與芬同進士及第授編修旣諫南巡竝跪
闕下受杖奪俸嘉靖中以侍讀出爲湖廣右參議累
擢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馬汝驥字仲房綬德人正

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偕芬等諫南巡罰跪受杖
教習期滿當授編修特調澤州知州懲王府人虐小
民比王有所屬輒投其書櫝中不視陵川知縣貪汝
驥欲黜之巡按御史爲曲解汝驥不聽竟褫其官世
宗立召復編修尋錄直諫功增秩一等預修武宗實
錄進修撰歷兩京國子司業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國
子祭酒召拜禮部右侍郎尚書巖嵩愛重汝驥入閣
稱之帝特加侍讀學士汝驥行已峭厲然性故和易
人望歸焉卒贈尚書諡文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三

王大傳鏊

王鏊字濟之吳人父琬光化知縣鏊年十六隨父讀
書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
選奇之稱爲天下士成化十年鄉試明年會試俱第
一廷試第三授編修杜門讀書繼遠權勢弘治初遷
侍講學士充講官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講文王
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
官指若曹耳壽寧侯張繼故與鏊有連及繼貴鏊絕
不與通東宮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爲宮僚鏊以本官

兼論德尋轉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嘗奏陳邊計畧
言昨火篩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
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
今日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
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
律往往合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
罪此人心所以口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
乾綱時召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
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尙書秦紘爲總制節制諸邊提
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迺爲聲援厚恤沿邊死
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攜其部曲分兵
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又言宜倣
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尤
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
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諛聞之陋時不能用尋
以父憂歸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與韓文諸大臣
請誅劉瑾等八黨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
繼去內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整

瑾迫公論命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內閣踰月進
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景帝汪后薨疑其禮鑿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
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憲宗廢后吳氏之
喪瑾議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鑿曰服可以
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幾
死鑿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
居此李東陽亦力救璿等得遣戍瑾銜尚書韓文必
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健遷鑿前後力救得免或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三

守溪非瑾所
能迨康對山
乃以名盛坐
累矣

范徵君亦以
守溪入理學

楊一清於瑾謂築邊牆糜費鑿爭曰一清爲國修邊
安得以功爲罪瑾怒劉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變罪
死鑿爭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時中
外大權悉歸瑾鑿初開誠與言問聽納而芳專媵阿
瑾橫彌甚禍流縉紳鑿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
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隸咸如故事家居十四
年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卽位遣行人存問鑿疏謝因
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問官一子中書舍人嘉
靖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

范徵君入守
漢于理學以
此

文恪鑿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
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
制舉義後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
者一切屏去弘正閒文體爲一變

王太師恕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
大理左評事進左寺副嘗條刑罰不中者六事皆議
行之遷楊州知府發粟振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以
課士天順四年以治行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平贛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諭音編下

卷

州寇憲宗嗣位詔大臣嚴覈天下方面官乃黜河南
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以恕代臣成化元年南
陽荆襄流民嘯聚爲亂擢恕右副都御史撫治之會
丁母憂詔奔喪兩月卽起視事恕辭不許與尙書白
圭共平大盜劉通復討破其黨石龍嚴東所部毋濫
殺流民復業移撫河南論功進左副都御史稍遷刑
部右侍郎父憂服除以原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
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因災變請講
求再災策帝爲賜山東租一年畿輔亦多減免旋改

南京戶部左侍郎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遠
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阻而鎮守中官錢能貪盜
甚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爲巡撫鎮壓之乃改恕左副
都御史以行就進右都御史初能遣指揮郭景奏事
京師言安南捕盜兵闖入雲南境帝卽命景齎戒
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能因
景遺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纁蟒衣珍奇諸物灝遣將
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給先行白守
關者因脫歸揚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黔國公沐琮
遣人諭其帥始返而諸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頻遣景
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于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
寶無算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
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
其間驛進黃鸚鵡恕請禁絕且盡發能貪暴狀言昔
交阻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
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
恕還而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遂改
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蕃勘上

得實置不問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
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當是時安南納
江西叛人王姓者爲謀主潛遣謀人臨安又於蒙自
市銅鑄兵器將伺間襲雲南恕請增設副使二員以
飭邊備謀遂沮還南京數月遷兵部尙書參贊如故
考選官屬嚴拒請托同事者咸不悅而錢能歸屢譖
恕於帝帝亦銜恕數直言遂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撫
南畿舊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徵半租民
田全免其後民田率歸豪右而官田累貧民恕乃量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畜編下

四

減官田耗稍增之民田常州時有羨米乃奏以六萬
石補夏稅又補他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
所部水災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振貸全活二
百餘萬口江南歲輸白糧民多至破產而光祿槩以
給庖人賤工又中官暴橫四方輪上供物監收者率
要羨入織造繪綵及採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恕先
後論列皆不納中官王敬挾妖人千戶王臣南行採
藥物珍玩所至騷然長吏多被辱至蘇州召諸生寫
妖書諸生大譁敬奏諸生抗命恕亟疏言當此凶歲

孫仁附傳

宜遣使振濟顧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合益州織半臂襦子進琵琶捍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并及常州知府孫仁仁被逮仁新淦人由進士歷知府爲人方峻敬至不爲禮以是見忤恕抗章救三疏劾敬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戍其黨十九人而棄臣市傳首南京仁亦得釋歸後積官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二十年復改恕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畜編下

聖

此 德是感人如

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歛戢林俊之下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憚恕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二十二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

愈不悅恕先加太子少保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
罷恕附批落恕宮保致仕朝野大駭恕數爲巡撫歷
侍郎至尚書皆在留都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旣歸
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虛月工部主事仙居王純比恕
汲黯至予杖謫思南推官孝宗卽位始用廷臣薦召
入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先是中外劾大學士
劉吉者必薦恕吉以是大恚凡恕所推舉必陰撓之
弘治元年閏正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
邱鼐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吉竟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聖

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
許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別推恕執
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倘所舉不效臣罪
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
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指以固祿位且陛下旣以禎爲
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卒用禎時言
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最
後南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
事官怨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恕嘗侍

經筵見帝因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宮中進士董傑御史湯鼐給事中韓重等遂交章論駁恕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日夕思報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光卽今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有攸司臣豈敢越而謀之但傑等責臣良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感激奮遇益以身任國事方以疾在告聞帝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聖

疏切諫中官黃順請起復匠官潘俊供役恕言不可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劉吉旣憾恕吉所陷壽州知州劉槩及言官周紘張昺湯鼐姜綰等恕又抗章力救吉以是益恨乃合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恕先後推用羅明熊懷強珍陳壽邱鼐白思明等咸諷璋等糾駁恕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且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早朝亦免徽王見沛乞歸德州田已得旨恕言王國懿親不當爭尺寸地使小民失業帝婉辭報焉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進文

思院副使潘俊等官恕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成化
季始有此事陛下初政幸已革汰奈何復行且山陵
大工未聞陞職援例奏乞將何詞拒之帝納其言已
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恕
執奏不從再疏爭曰臣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而再疏
莫回天聽以爲業已許之不可易夫事求其當設未
當雖十易何害不然流弊有不可救者報聞先後以
災異條七事以星變陳二十事咸切時弊壽寧伯張
巒請勲號誥券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閏

錢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
遽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許通政經歷高祿巒妹婿也
超遷本司參議恕言天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
貴戚妨公議中旨以次等御醫徐生超補院判恕請
選上考者不納文華殿中書舍人杜昌等夤緣遷秩
御醫王玉自陳乞進官恕皆力爭寢之是時劉吉已
罷而邱濬入閣亦與恕不相能初濬以禮部尚書掌
詹事與恕同爲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
閣恕以吏部弗讓也濬由是不悅恕考察天下庶官

屬人作傳
不免議

已黜而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怨屢爭不能得因
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求
遷官爲怨所沮銜怨甚怨里居日嘗屬人作傳鏤板
以行濬謂其沽直謗君上開罪且不小文泰心動乃
自爲奏草示除名都御史吳禎潤色之許恕變亂選
法且傳中自比伊鳳於奏疏留中者槩云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恕以奏出濬指抗
言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
於先帝也且傳中所載皆是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聖

彰過文泰無賴小人此必有老於文學多陰謀者主
之帝下文泰錦衣獄鞫之得實因請逮濬恕及禎對
簿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焚所鏤版
置濬不問恕再疏請辨理不從遂力求去聽馳驛歸
不賜敕月廩歲隸亦頗減廷論以是不直濬及濬卒
文泰往弔濬妻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齟王公負
不義名何弔爲恕歟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
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
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

澤者拔擢之悲後弘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武宗嗣位遣行人齎敕存問賚羊酒益廩隸且諭以讜論無隱恕陳國家大政數事帝優詔報之正德三年四月卒年九十三平居食噉兼人卒之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矚之瞋矣訃聞輟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

馬大傳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鉤州人貌瓌奇多力登景泰二年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詠音編下

異

士授御史歷按山西湖廣風裁甚著還領諸道章奏母喪除超遷福建按察使成化初召爲南京大理卿以父喪歸滿四之亂陝西巡撫陳价下吏卽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代价馳至軍與總督項忠討平之事具忠傳錄功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文升數條奏便宜務選將練兵修安邊營至鐵鞭城烽堠剪除劇賊西固番族不卽命者悉滅之修茶政易番馬八千有奇以給士卒振鞏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甚著是時宇羅忽滿都魯札加思蘭比歲犯邊文升請駐

兵韋州而設伏諸堡待之遂敗寇黑水口禽其平章
迭烈孫又敗之湯羊嶺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
勒石紀之而還文升軍功甚盛奏捷不爲誇張中亦
無主之者以是賞薄至九年冬總制王越以大捷奏
文升亦遣子琇報功廷臣勘奏不實坐停俸三月十
一年春代越總制三邊軍務尋入爲兵部右侍郎明
年八月整飭遼東軍務巡撫陳越貪而狡將士小過
輒罰馬馬價騰踊文升上邊計十五事因請禁之越
由是嫌文升文升還部轉左十四年春鉞以掩殺冒
功激變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禮太監懷恩
等七人詣內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以沮直
行文升疾應曰善恩入白帝卽命文升往直不悅欲
令其私人王英與俱文升謝絕之疾馳至鎮宣璽書
撫慰無不聽撫者又請前以也先亂失授官璽書者
十餘人得襲官事定直欲攘其功請於帝挾王英馳
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然直內慚文
升又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喜而陳鉞益諂
事直得直權日夜譖文升思中之未有以發也文升

還賜牢醴明年春以遼東屢失事遣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等按之會余子俊劾鉞鉞疑出文升意傾之益急直因奏文升行事乖方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乃下文升詔獄謫戍重慶衛直既傾文升則與鉞大發兵徼功鉞以是驟遷至尚書十九年直敗文升復官明年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賧削衆益大喜二十一年進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徐和饑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振之是年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哭

冬召爲兵部尚書明年以李孜省譖調南京孝宗卽位召拜左都御史弘治元年上言憲宗朝岳鎮海濱諸廟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貯金書道經金錢寶石及五穀爲厭勝具宜毀從之又上言十五事悉議行帝耕藉田教坊以雜戲進文升正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爲者卽斥去御史徐瑁賀霖失承旨下獄文升言初政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明代余子俊爲兵部尚書督團營如故承平旣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

文升嚴覈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給騎士十二衛文升出入文升乞休優詔不許小王子以數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洶洶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挾醫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爲請密爲備而揚聲逼之必徙去已而果然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不許西北別部野也克力其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刺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巡撫許進總兵官劉寧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五

請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却之土魯番旣襲執陝巴而合牙蘭據守哈密僭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已文升議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察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以方畧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進可得志文升喜遂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果克之語詳進傳團營軍不足請於錦衣及騰驤四衛中選補已得請奏

中官甯瑾阻之文升及兵科蔚春等言詔旨宜信不
納陝西地大震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火節方
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
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
閒地日視二朝以勤庶政且撤還陝西織造內臣振
卹被災者家帝納其言內臣立召還文升爲兵部十
三年盡心戎務於屯田馬政邊備守禦數條上便宜
國家事當言者卽非職守亦言無不盡嘗以太子年
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五

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
曲宴鐘鼓司承應元霄鼇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
見至於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惑眩心志山東久旱
浙江及南畿水災文升請命所司振卹練士卒以備
不虞帝皆深納之民困賦役文升極陳其害謂今民
田十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
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
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
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決

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
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
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轡
山陝防邊供餽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煩費寬力
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更
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
本詔下所司詳議他所論奏者甚衆在班列中最高
者碩帝亦推心任之自太子太保屢加至少保兼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五

子太傅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也吏部尚書屠瀟
罷廷推文升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
以爲然乃命倪岳代瀟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岳卒
以文升代南京鳳陽大風雨壞屋拔木文升請帝減
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遊宴停不急務止額外
織造振饑民捕盜賊已又上吏部職掌十事帝悉褒
納一品九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帝以將考察特
召文升及都御史戴珊史琳至煖閣諭以秉公黜陟
又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始

文升爲都御史王恕在吏部兩人皆以正直任天下
事疏出天下傳誦恕去人望皆歸文升迨爲吏部年
已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衰孝宗崩文升承
遺詔請汰傅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卿李綸
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正德元年御用監中官王瑞復
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刺得瑞
納賄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
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
文升老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文升推兵部侍郎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五

熊繡繡快快不欲出其鄉人御史何天衢遂劾文升
徇私欺罔文升連疏求去許之賜璽書乘傳月廩歲
祿有加家居非事未嘗入州城語及時事輒顰蹙不
答居三年劉瑾亂政坐文升前用雍泰爲朋黨除其
名五年六月卒年八十五瑾誅復官贈特進光祿大
夫太傅諡端肅文升有文武才長於應變朝端大議
往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尤重氣節厲
廉隅直道而行雖遭讒詬屢起屢仆迄不少貶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仁宅由鄉舉知瑞昌縣流
民千餘家匿山中邏者索賂不得誣民反衆議加兵
仁宅單騎招之民爭出訴遂罷兵擢廣西副使大夏
年二十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
化初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
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所奏覆多當上意尚書倚
之若左右手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灑敗於老撾欲
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弗
予密告尚書余子俊曰兵襲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
俊悟事得寢朝鮮貢道故由鴉鶻關至是請改由鴨
綠江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
顧紆迴數大鎮此殆有微意不可許乃止中官阿九
者其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爲大夏所笞憲宗入其譖
捕繫詔獄合東廠偵之無所得會懷恩力救乃杖二
十而釋之十九年遷福建右參政以政績聞聞父訃
一宿卽行弔治二年服闋遷廣東右布政使田州泗
城不靖大夏往諭遂順命後山賊起承檄討之合獲
賊必生致驗實乃坐得生者過半改左移浙江六年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三

以理不以勢
不特大臣處

事當如此

春河決張秋詔博選才臣往治吏部尚書王恕等以
大夏薦擢右副都御史以行乃自黃陵岡浚賈魯河
復浚孫家渡四府營上流以分水勢而築長隄起胙
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名
張秋鎮曰安平鎮孝宗嘉之賜璽書褒美語詳河渠
志召爲左副都御史歷戶部左侍郎十年命兼左僉
都御史往理宣府兵餉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
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
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
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畜編下

五

東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
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欲牟利無所得
不兩月儲積充羨邊人蒙其利明年秋三疏移疾歸
築草堂東山下讀書其中越二年廷臣交薦起右都
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攜二僮行廣人故思
大夏鼓舞稱慶大夏爲清吏治捐供億禁內外鎮守
官私役軍士盜賊爲之衰止十五年拜兵部尚書屢
辭乃拜命旣召見帝曰朕數用卿數引疾何也大夏
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

在兵部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南京鳳陽大風拔木河南湖廣大水京師苦雨沈陰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革十七年二月又言之帝命事當興革者所司其實以聞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劾匠厨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覈奏四衛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織造齋醮皆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五

停罷光祿省浮費鉅萬計而勇士虛冒之弊亦大減制下舉朝歡悅先是外戚近倖多干恩澤帝深知其害政奮然欲振之因時多災異復宣諭羣臣令各陳缺失大夏乃復上數事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於是大夏舉南北軍轉漕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敝邊將侵尅之狀極言之帝乃召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歛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

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當是時帝方銳意太平而劉健爲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六卿一時正人充斥列位帝察知大夏方巖且練事尤親信數召見決事大夏亦隨事納忠大同小警帝用中官苗達言將出師內閣劉健等力諫帝猶疑之召問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延緩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稚十數耳賴朝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五

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問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衆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從旁贊決帝遽曰微卿曹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衆強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欲授以大帥印又欲召還京處之散地大夏請獎其先世忠順而聽麟就閒麟素貪虐失衆心兵柄已去無能爲竟怏怏病死帝

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
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
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
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
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帝嘗諭大夏曰臨事
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
大夏頓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矣揭
帖滋弊不可爲後世法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
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青編下

五七

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
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
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
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
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
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
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
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特
賜玉帶麒麟服所資金弊上尊歲時不絕未幾孝宗

崩武宗嗣位承詔請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帝
止撤均州齊元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
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頃之列上傳奉武臣
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
十八人亦當奪官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遽
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寧瑾頓首曰此
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帝意乃解中
官韋興者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竄緣守均州言官
交諫大夏等再三爭皆不聽正德元年春又言鎮守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謄畜編下

卷

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
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大夏自知言不見用數上章
乞骸骨其年五月詔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給廩
隸如制給事中王翊張禴請留之吏部亦請如翊禴
言不報大夏忠誠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於權倖
多所裁抑嘗請嚴覈勇士爲劉瑾所惡劉宇亦憾大
夏遂與焦芳譖於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三
年九月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以激變律
死都御史屠瀟持不可瑾謾罵曰卽不死可無戊耶

李東陽爲婉解且瑾詞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尙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瑾絕餽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孥子姓曰吾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旣遣戍瑾猶摠他事罰米輸塞上者再五年夏赦歸瑾誅復官致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諡音編下

五

端毅使人作傳當亦此意

遠名不特君官宜然

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諡忠宣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已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未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赦歸有門下生爲巡撫者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爲尙書家引之登堂卽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

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尙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彭少保部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儉邪宜召王竑李秉葉盛忤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弼等救之不聽卒輸贖尋遷郎中錦衣指揮周彧太后弟也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命韶偕御史李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卒

琮覆勘韶等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卽爲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復下詔獄言官爭論救得釋當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有重名一時稱何彭遷四川副使安岳扈氏焚滅劉某家二十一人定遠曹氏殺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爲疑獄久不決韶一訊得實咸伏辜進按察使盡撤境內淫祠王府祭葬舊

遣內官公私煩費奏罷之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進金
燈擾道路韶劾之不報十四年春遷廣東左布政使
中官奉使紛逐鎮守顧恒市舶章眷珠池黃福皆以
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韶先後論奏最後梁
芳弟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木害
尤酷韶抗疏極論語侵芳芳怒搆於帝調之貴州二
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明年正月星變上言
彗星示災見於歲暮遂及正且歲暮者天道之終正
且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
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慎乃邇年
以來進奉貴妃加於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
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
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
也四方鎮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
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
子告而歸廩食輿夫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
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
方召爲大理卿帝得疏不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

平二府均大興宛平昌平諸縣徭役劾奏鎮守中官
陶卯罪孝宗卽位召爲刑部右侍郎嘉興百戶陳輔
緣盜販爲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遣部巡視部至
賊已滅乃命兼僉都御史整理鹽法尋進左侍郎部
以商人苦抑配爲定折價額蠲宿負憫竈戶煎辦徵
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獻條利病六事悉允行卯治
二年秋還朝明年改吏部與尚書王恕甄人才覈功
實仕路爲清彗星見上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裁損
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具文已又言濫授官太多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卷

乞嚴杜倖門痛爲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四年
秋代何喬新爲刑部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賊敗至數
千兩徵僅十一以其母訴免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
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
之澳不奉詔累無元舅之親賊非負租之比獨蒙宥
除是臣等守法媿於澳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壇
器下獄韶疏救因極陳光祿冗食濫費狀乃命具歲
辦數以聞荆王見濬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內官王明
苗通高永殺人滅死遣戍昌國公張巒建墳踰制役

予所藏有二
彭集

軍至數萬畿內民冒充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衆詔皆抗疏極論但下所司而已詔涖部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喬新稱三大老而爲貴戚近習所疾大學士劉吉亦不之善詔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乃命乘傳歸月廩歲隸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言詔喬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又明年卒年六十六諡惠安贈太子少保詔嗜學公暇手不釋書正德初林俊言詔諡不副行乞如魏驥吳訥葉盛改青照堂叢書

次編 諡畜編下

三

諡文竟不行

倪少保岳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奉命祀北岳母夢緋衣神入室生岳遂以爲名謙終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岳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歷侍讀學士直講東宮二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仍直經筵卯治初改左侍郎岳好學文章敏捷博綜經世之務尚書耿裕方正持大體至禮文制度率待岳而決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爲尚書詔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

岳力諫帝不從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相繼爭之
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樂宣德之舊
岳請頒成式又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
率爲具文乃詳次其月日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
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
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採納焉左侍郎徐瓊與后
家有連謀代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書廷推瓊詔加
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瓊果代岳尋改南京兵部尚
書嚴絕請托不徇名譽銓政稱平岳狀貌魁岸風采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六四

和而不同
居
朝大君子皆
如此

從來軍功類
然

以返析圭擔甯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軍
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平
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爲辭功賞所加非
私家子弟卽權門厮養而什伍之卒轉餉之民則委
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禍幾日深非細故也京
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
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墮邊軍之功爲敵人所侮
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
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諭音編下
奎

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
慮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
奔軼夫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擣虛批亢者兵
家之長策也精銳旣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
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衡決遠近坐困其可爲得
計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糧糗不資乃以山西河南
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
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得至東芻百錢斗
粟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矣他尚何云輸將不足則

有輕齋輕齋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
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又合民輸芻粟補官而媚
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合之入至
若輸粟給鹽則豪右請托率占虛名鬻之而商賈費
且倍蕪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
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輕
齋於邊者歲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
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
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準折糧價實則侵
剽軍需故朝廷有糜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兵
馬所經例須應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
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
守者巧爲竊攘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支罔上行私
莫此爲甚及防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
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犄角易制夫
欲復城河北卽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
地輜重爲累饋餉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
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

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裏半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覬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爲敵所困旣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塚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十四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少保諡文毅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諡文自岳始

吳少保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以文行有聲諸生間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侍孝宗東宮秩滿進右諭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卷

德孝宗卽位以舊學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進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繼母
憂吏部員缺命虛位待之服滿還任轉左改掌詹事
府入東閣專典誥敕仍侍武宗東宮宦豎多不欲太
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幸其僚上疏曰東宮講
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
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
日多豈容復以他事訪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卽居宿
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菴編下
奕

哉帝嘉納之十六年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先是孝莊
錢太后崩廷議孝肅周太后萬歲後並葬裕陵耐睿
廟禮皆如適至是孝肅崩將耐廟帝終以並耐爲疑
下禮官集議寬言魯頌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
廟漢唐亦然會大臣亦多主別廟帝乃從之時詞臣
望重者寬爲最謝遷次之遷旣入閣嘗爲劉健言欲
引寬共政健固不從他日又曰吳公科第年齒聞望
皆先於遷遷實自愧豈有私於吳公耶及遷引退舉
寬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爲之惜而寬甚安之曰吾

祇二事皆可
爲後法

初望不及此也年七十數引疾輒慰留竟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雍中丞泰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吳縣知縣太湖漲没田千頃泰作堤爲民利稱雍公堤民妾亡去妾父訟其夫密殺女匿屍湖石下泰詰曰彼密殺汝女汝何以知匿所且此非兩月尸必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考而服召爲御史巡鹽兩淮竈丁無妻者泰爲婚匹出知鳳陽府父憂去服闋起知南陽余子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充

俊督師薦爲大同兵備副使擢山西按察使泰剛廉所至好搏擊豪強太原知府尹珍塗遇弗及避泰召至跪而數之珍不服泰竟笞珍珍訴於朝且告泰非罪杖人死逮下詔獄王恕請寬泰罪會事經赦乃降湖廣參議弘治四年轉浙江右布政使復以母憂去十二年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官馬死軍士不能償泰言於朝以官帑市邊軍貧有妻者輒鬻泰請官爲資給尚書周經因令貧者給聘財典賣者收贖軍盡歡參將王傑有罪泰劾之下泰逮問泰又請按干

戶八人帝以泰屢抑武臣方詔都察院行勘而參將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決之稽乃奏泰凌虐帝遣給事中徐仁偕錦衣千戶往按傑復使人走登聞鼓下訟泰妄逮將校至八十六人并及其婿納賂事法司覈上褫爲民武宗立給事中潘鐸等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吏部尚書馬文升遂起泰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固辭不赴正德三年春許進爲吏部復起前官七月擢南京戶部尚書劉瑾泰鄉人也怒泰不與通甫四日卽令致仕謂進私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下

七

許襄毅曰關
西有二高
一華獄一雍世
隆也

梁太師儲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受業陳獻章舉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印

治四年進侍講改洗馬侍武宗於東宮冊封安南邦
其饋久之擢翰林學士同修會典遷少詹事拜吏部
右侍郎正德初改左進尙書專典誥敕掌詹事府劉
瑾摘會典小疵儲坐降右侍郎孝宗實錄成復尙書
尋加太子少保調南京吏部瑾誅以吏部尙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入叅機務屢加少傅太子太傅進建極
殿十年楊廷和遭喪去儲爲首輔進少師太子太師
華蓋殿大學士時方建乾清坤寧宮又營太素殿天
鵝房船塢儲偕同官靳貴楊一清切諫明年春以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五

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備儲貳之選皆不報
其秋一清罷蔣冕代之至明年貴亦罷毛紀入閣帝
好微行嘗出西安門經宿返儲等諫不聽然猶慮外
廷知是春從近倖言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郊祀
畢幸南海子觀獵儲等暨廷臣諫皆不納八月朔微
服從數十騎幸昌平次日儲冕紀始覺追至沙河不
及連疏請回鑾越十有三日乃旋儲等以國無儲副
而帝盤游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亦不報九
月帝馳出居庸關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無縱廷臣

出遂由宣府抵大同遇寇於應州幾殆儲等憂懼請
回鑾益急章十餘上帝不爲動歲除竟駐宣府當是
時帝失德彌甚羣小竊權濁亂朝政人情惶惶儲懼
不克任以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廷和還朝儲遂讓而
處其下鳳陽守備中官邱德及鎮守延綏寧夏大同
宣府諸中官皆乞更勅書兼理民事帝許之儲等極
言不可弗聽十三年七月帝從江彬言將徧游塞上
託言邊關多警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
壽統六師往征命內閣草勅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欽定編下
七

左順門面諭廷和冕在告儲紀泣諫衆亦泣帝意不
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踰月
帝以大將軍壽肅滿邊境令加封鎮國公儲紀上言
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爲天下君奈何謬自
貶損旣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
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况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
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名旣不正
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亡家
之禍也不報帝遂歷宣府大同直抵延綏儲等疏數

十上悉置不省秦王請關中間田爲牧地江彬錢寧張忠等皆爲之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閣臣草制廷和冕引疾帝怒甚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謀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明年帝將南巡言官伏闕諫儲冕紀亦以爲言會諸曹多諫者乃止寧

王宸濠反帝南征儲冕扈從在道聞賊滅連疏請駕旋抵揚州帝議南京行郊禮儲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帝以宸濠械將至問處置之宜儲等請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旣得卽日班師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災異邊警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是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進御婦入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危言諫帝頗心動而羣小猶欲導帝游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

取疏入論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帝不得
已許不日還京乃叩頭出帝崩楊廷和等定策迎興
世子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偕禮官往廷
和欲留蔣冕自助而慮儲老或憚行乃佯借儲憊老
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此者敢以憊辭遂與定
國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陸邸既卽位給事中張九
敘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命賜勅
馳傳遣行人護行歲給廩隸如制卒子鈞奏請贈諡
吏部侍郎桂萼等言儲立身輔政有干公議因錄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諭畜編下
吉

兩京言官彈章帝念先朝舊臣特贈太師諡文康先
是儲子次攄爲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
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事發武宗以儲
故僅發邊衛立功後還職累冒功至廣東都指揮僉
事

梁太保材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
德清知縣勤敏有異政正德初遷刑部主事改御史
出爲嘉興知府調杭州田稅例參差材爲酌輕重立

書一之法遷浙江右參政進按察使鎮守中官畢直
與宸濠通將舉城應之材與巡按張縉劫持真奪其
兵衛尋以憂去嘉靖初起補雲南土官相讐殺累年
材召其酋曰汝罪當死今貰汝以牛羊贖御史訝其
輕材曰如是足矣急之變生諸酋衷甲待變聞無他
廼止歷貴州廣東左右布政使吏民輸課合自操權
衡吏不得預時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材與
姚鎮也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兩月召爲
刑部左侍郎尋改戶部遂代鄒文盛爲尙書自外僚
登六卿不滿二載自以受恩深益盡職上言臣考去
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至二百四十萬加催
徵不前邊費無節凶荒又多奏免國計安所辦詳求
弊端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負乞集廷
臣計畫條請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其他皆嚴
爲節帝悉報可惟武職閒住者議停半俸帝不納經
費大省國用亦充中官麥福請盡徵牧馬草場租材
不可侍郎王軌清勦賊莊田言宜量等級爲限材奏
成周班祿有土田祿由田出非常祿外復有土田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卷

勳戚祿已踰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自特賜外
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並清已賜者額外侵據
悉還之民勢豪家乃不敢妄請乞畿輔屯田御史督
理正統間易以僉事權輕屯政日弛材請仍用御史
御史郭弼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丈
材恐紛擾請但敕所司清查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
帝悉可之母喪去服除起故官大同巡撫樊繼祖請
益軍餉材言大同歲餉七十七萬有奇例外解發又
累萬較昔已數倍日益月增太倉銀不足供一鎮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共

論九邊也繼祖數請不得議開事例下戶兵二部行
之時修建兩宮七陵役京軍七萬郭勛請給月糧冬
衣材言非故事如所請當歲費銀四十五萬且冬衣
例取內庫非部事勳怒劾材悞公帝詰責材竟如勳
奏勳復建言三事請開礦助工餘鹽盡輸邊漕卒得
攜貨物材議不盡行勳益怒材初爲戶部值帝勤政
力祛宿弊多見從及是屢忤權倖不得志乃乞改南
爲給事中周琬所劾下吏部尙書許讚等請留之帝
不悅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讚等坐奪俸材

由此失帝意考尙書六年滿遂令致仕初徽王守莊者與個人訟材請草守莊者令有司納租於王報可王奏不便帝又從之材已去侍郎唐胄等執初詔帝大怒并責材令以右侍郎閒住而奪胄俸下郎官詔獄明年戶部尙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勤大臣亦多薦者乃召復故官加太子少保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其秋考察京官特命監之有大獄不能決又命兼掌刑部事帝歎曰尙書得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下矣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裔編下

七

二梁人亦
相近

怒劾材變亂舊章先是醜壇須龍涎香材不以時進帝銜之遂責材沽名誤事落職閒住歸旋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諡端肅當嘉靖中歲大臣或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世宗乃歎曰材在當不至此

海太保瑞

此美諱亥子
才乃以太保
爲窮鬼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卽伏闕上平黎策
欲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
詣學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
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
僕藝蔬自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
壽市肉二觔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
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
子發囊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史郡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
懋卿恚甚然素聞瑞名爲歛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
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瑕與瑕尙書韜子亦抗直
不諂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
官久之陸光祖爲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國
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
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
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獨上疏曰臣聞君者天下臣
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

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諛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媿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首編下

先

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
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
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
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
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
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
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
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
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認音編下
全

明曉如此帝
尚不悟耶

也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
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
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
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
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
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
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
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
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

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
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
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嚴嵩有一不
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
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
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卽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

青瑤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全

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
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
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
其身於臯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
理此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
舉度世做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
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
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
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

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曰再三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閣臣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置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尚者揣帝無殺瑞意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全

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撈訊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竝獲釋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旣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尚寶丞調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爲御史齊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

驚忠見此

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違其言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廳廢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全

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獎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劾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將履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萬歷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合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十二年

冬居正已卒吏部擬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
職明年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
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
尸諫之義大畧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
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
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
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
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
帝虐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鵬祚劾之帝雖以瑞言
爲過然察其忠誠爲奪鵬祚俸帝屢欲召用瑞執政
陰沮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惰瑞以身
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子之杖百司惴
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擿欲先發給事
中鍾宇淳復愆愆寰再上疏醜詆瑞亦屢疏乞休慰
留不允十五年卒官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
入視葛幃敝簾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釀金爲斂
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酌而哭者百
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諡忠介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

因自號剛峰天下稱剛峰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
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
人遺意故自爲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
鞭法意主於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

楊太保漣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歷三十五
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
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
太子未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金
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
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
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
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
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
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尙問故事邪越二日從哲
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
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
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

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
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
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
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
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哢徧謁朝士泣懇
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
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
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
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卽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全

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典居無節侍
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
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旣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
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
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
卯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
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
卽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
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

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
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
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之李選侍漣
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
強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卽
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
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閹人持梃
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
聽入欲何爲閹人却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全

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嵩呼駕甫至中宮
內豎從寢閣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
衣欲奪還者漣格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
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
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
此俟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
語紛紛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卽日午時者漣
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
畢袞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

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定
出過文華殿大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
悞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竦
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
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
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
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譴漣遇內監
於麟趾門內暨備言狀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爲太
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卽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癸

••

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給事
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侍欲垂
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
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漣及
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
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
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
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
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

此際不可
統游移

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賸請選侍
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
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燦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
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
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
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
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卽位自光宗
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燦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
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允
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
漣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尙書黃嘉善八大罪
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卽言於諸大臣曰選
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
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宮取快私讐旣而諸奄果爲
流言御史賈繼春遂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
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
織不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蓋是時
選侍官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

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
熒惑朝士繼春藉其言首發難於是光斗上疏述移
宮事而帝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
與卽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噉鸞宮
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
侍過惡而自白贍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噉鸞宮災
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
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諆乃復上書內閣有
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詠畜編下

卒

語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
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
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
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帝優詔褒漣
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
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
去卽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啟元年
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之
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論始息天啟

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
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
賢已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
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檢
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
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劾忠
賢列其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
外事祇供掖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
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
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
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
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
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
一燦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合孫杰論去急於翦
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
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
顧於黨護選侍之沈淮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
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

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搆黨
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
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
盛以引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
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
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
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
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
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詠音編下

卷

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
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
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
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
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
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
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
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壽
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倉卒

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
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况
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
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
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
又不止坐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廢中書
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
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
等濫寵恩蔭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奎

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
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
鄉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窰訛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
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
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
乃幽置檻阱恣意撈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
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
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
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

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青昭堂叢書

次編

聲音編下

卷

●●

與忠懇劾分
官疏並彰于
命

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
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
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
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
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
之彌縫甚至無耻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
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
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卽
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五

既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尚
尊於忠賢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
自主何爲受制么虜小醜合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
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
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
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
廣徵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
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
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詞知遏帝不御朝者三

日及帝出羣闈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
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尙書
趙南星旣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
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
光斗竝削籍忠賢恨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
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
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鞫之訖顯純嚴鞫文言使引
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
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自爲獄詞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矣

坐漣賊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
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
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
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
以養徵賊令急鄉人競出資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爲
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尙
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左少保光斗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

舍人選授御史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輦下震悚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求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早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鄒元標嘗曰三十年前都人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卷

••

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種水田利也關人劉朝稱東宮令旨索戚畹廢莊光斗不啟封還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闈人憤而去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旦之德於殿下無

拊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尙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况睿哲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權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得光斗牋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宜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矣

••

使使其蔑視之心以爲善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闥奴扶冲主宸極獲正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並稱爲楊左未幾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聞之卽上言先帝宴駕大臣從乾清宮奉皇上下居慈慶宮臣等以爲不宜避選侍故臣於初二日具愼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宮中大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發臣疏於內閣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禁

肅然內外寧謐夫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其
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
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立誅盜
竇宮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宣諭百官備述選
侍凌虐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
用是得罪去時廷臣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
去萬歷四十八年卽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
泰昌後年爲天啟光斗力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
前爲萬歷以後爲泰昌議遂定孫如游由中旨入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堯

此數人何亦
真

抗疏請斥之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鑑如神天
啟初廷議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獨抗
疏爭之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
以復遼則不足已而廷弼竟敗三年秋疏請召還文
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并乞召繼春及范濟
世濟世亦論移宮事與光斗異者疏上不納其年擢
大理丞進少卿明年二月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
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諸人咸
居要地光斗與相得務爲危言覈論甄別流品正人

咸賴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與給事中阮大鍼同里招之入京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當遷者首周士樸次大鍼次大中大鍼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已地趙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鍼大鍼疑光斗發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爲之兩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大中遂共嗾給事中傅櫬劾光斗大中與汪文言比而爲奸光斗疏辨且詆櫬結東廠理刑傅繼教爲昆弟櫬恚再疏訐光斗光斗乞罷事得解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五編下

百

謀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贓私忠賢暨其黨咸怒及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漣光斗光斗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訶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羣小恨不已復搆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至則下詔獄酷訊許顯純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漣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爲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少緩死爲後圖諸人俱自誣服光斗坐贓二萬忠賢

此概不應誣服然忠臣之

心亦苦矣

代輸亦委曲
救解然此際
救解只有此
耳

不必文山後
身他日同文
出之應耳

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
失計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
有德於畿輔倡議釀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
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為獄卒所斃時五年
七月三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既死賊猶未竟
忠賢合撫按嚴追繫其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
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
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要典移
宮一案以漣光斗為罪魁議開棺瘞屍有解之者乃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詒音編下 二頁

史閣部可法

免忠賢既誅贈光斗右都御史錄其一子已再贈太
子少保福王時追諡忠毅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
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
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考
聞舉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
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巡安慶

池州監江北諸軍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明年祖寬破賊滁州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十年正月賊從問道突安慶石磧尋移桐城參將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爲廬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勦捕賊走廬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歿於宿松賊分其黨搖天動別爲一營而合八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畜編下

五

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陶冲總兵官牟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挂車河當是時挾寇聚漳寧分犯岷洮秦楚應皖羣盜遍野總理盧象昇旣改督宣大代以王家禎祖寬關外兵亦北歸未幾上復以熊文燦代家禎專撫賊賊益狂逞盤牙江北南都震驚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

河南可法奏免被災田租冬部將汪雲鳳敗賊潛山京軍復連破老回回舒城廬江賊遁入山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以平賊踰期戴罪立功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禦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外艱去服闋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旣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滂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鍼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

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
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
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
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
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卽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
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
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
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
勛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馬士英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二編

不可乃並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
麒孔昭舉大鉞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
日拜可法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弘圖並
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
如北都故事待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
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
安人心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
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卽行可法遂
請督師出鎮淮揚十五日王卽位明日可法陞辭加

太子太保改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卽以是日入直議分江北爲四鎮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可法啟行卽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孔昭以愼言舉吳甡譚殿上拔刀逐愼言可法馳疏解孔昭卒扼牲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三

下踐祚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鷄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鷹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畧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得功澤清傑爭

小人正不可
假以辭色

欲駐揚州傑先至大殺掠屍橫野城中恟懼登陴守
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
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
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傑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
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
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已甲士
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
於瓜州傑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
六月大清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諭畜編下
頁

諸郡縣爭殺僞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
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
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
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
言邇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
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
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撫拾
浮說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初可法虞傑
跋扈駐得功儀真防之九月朔得功傑構兵曲在傑

傑賴可法調劑事得解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可法言
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
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
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卽臣可法謬典南樞臣
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
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
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
臣毛舉而槩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
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污身被刑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五

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
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並從之傑居揚州桀驁甚可
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大感悟奉約束十月
傑帥師北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畧
中原計諸鎮分汎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
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次鶴鎮
謀報我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肇基往
援

大清兵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解時自成既走陝西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讐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歸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我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錄音編下

頁

卽卑宮菲食嘗膽卧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向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御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蕪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

脛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縣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經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會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報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勸育編下

一頁

罷卽事關典禮亦宜槩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讐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比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殺防河將士功耳慢弗省而諸鎮逡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明年是爲

大清順治之二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頃之河上告警詔良佐得功率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

爲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
變聞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
以總兵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
茂順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
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傑軍旣還
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
衛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奪可法權允文
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爲已監軍傑死允文承士
英旨疏謂可法士英喜故有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章

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
講解乃引去時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
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闕
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
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
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闕出
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
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

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
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
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
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
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
纘甯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
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
誠幕客盧渭等皆死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重

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敘江北戰功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禽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
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爲督師
行不張葢食不重味夏不簞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
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
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
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
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泣然淚下
凭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遙語其故

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自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
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
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嘗子處鈴閣或舟中
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
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
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
故時謂可法不死云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
爲之後

07183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下
三



